

瓊臺類稿卷之十八

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

武英殿

大學士贈太傅謚文莊丘濟仲深

序贈達類 京官上

送應天府王府尹序

皇明受天命為

天子

高皇帝定鼎金陵天下萬世之大利也

文皇帝遷都金臺天下萬世之大勢也蓋天下財

賦出於東南而金陵為其會戎馬盛於西北而金

臺為其樞並建兩京所以宅中國治足食足兵據形勢之要為四方之極者也

祖宗以來尹於茲者必慎擇其人不輕畀焉

皇上復正大統之秋擢順天府丞王公為應天府尹夫兩京重地京尹重任根本重寄朝廷所重注意而不輕以畀人者也而前後兩以命公夫豈無其意哉夫士之仕固有終身官朝著而所學弗得以下施者亦有老於州縣而不得一遂其雅志本朝之心者求於公之一且不可得况兼而兩得之哉盖由公正日積誠有素屢試皆效忠貞之忱有

以結主知博大之望有以孚衆議寬仁之德足以任撫綏馴治之才足以繫任使是以南京根本之地首善之寄

皇上不以命他人而惟以命公意盖有在矣公

陛辭將行夏官李送善徵于言以送公予無可言者謹述國家所以建京命公之意以為贈行序順

元年

送王都憲巡撫河南詩序

皇上即位之某年春三月河南告饑詔命廷臣議所以賑恤之者余議以牧守不得其人宜擇公

正大臣往巡撫之於是都御史王公實膺其選
上授之璽書凡弛張操縱之宜惟其便不以常度
拘是日 陛辭即行朝之士大夫相率祖餞於都
門之外各賦詩以言別虛首簡俾予序之竊惟河
南當天下中四方輻輳四通五達之地東與齊境
西與秦境南接荆襄而北即今京師諸郡昔人所
謂天下之脊者其疆域為最要屬郡凡七四居河
之南三居河之北南北異境風氣頓殊而河南兼
理之故其民俗蓋不一且地平衍四出旱則赤地
千里潦則水無所容黃河郡也加有衝啗泛

溢之害故其地水旱之災視他方為尤甚夫臨至
要之區治不一之民又丁災變之秋非得其人誠
不足以當一面之寄必得其人舍公其誰哉廷臣
以公應 詔真誠知人而公茲行真無負所舉矣
一方之民瘼其殆少瘳耶公行矣宜疾其驅河南
北之民嗷嗷以待哺如嬰兒之望慈母也於是乎
序累奏五年

送奉常楊公詩序

尚寶司卿西昌楊公叔簡秩滿陞南京太常寺少
卿仍掌 符璽事 命既下士夫相與語曰叔簡

自入仕凡三轉官滿三考者三首尾二十又七年可謂久於其任矣然皆專一官之職雖曰地親而職貴而叔簡之所抱負與其平日之所以講究者則不在此也知其詳者則曰叔簡早鍾愛於厥考文貞公自其能言即隨事提誨之亦嘗習進士業通詩書二經與凡子史百家罔不研究作為文辭恢博有氣得於家庭之訓為多又曰叔簡初免文貞公喪以職事 陞見即蒙

英宗皇帝嘉獎但進學文淵閣盖有意成就之期以大用也中更己巳之變事不克終此士大夫之

事云爾嗟乎奉常君承家庭之奧傳受

先朝之深知宜其若贊皇公之德裕安陽公之忠彥無忝乎其前人也自官 禁近恒在

天子左右始終不出闕門之外今髮種種矣志鬱而不大伸澤闕而不遠流豈其才不如人乎哉學不如人乎哉雖然入 國朝以來踰百年一茲矣所謂大臣者以德以學以文及夫遭際之盛福壽之隆孰有過於文貞公者哉 今制無任子法必位極人臣然後得之大臣之胄蒙世賞者人固不多所謂有學有文確有執持如吾叔簡者世亦豈

多有哉是則文貞公為當代名臣之第一人而叔簡者亦大臣之循之中絕無而僅有者也雖其志不必大行澤不必遠被然文貞公之志之澤則固已蓋一代而昭百世矣父子一氣禪屬相傳承其世者衍而長之培而固之文而華之斯克肖矣奚必自其躬哉奚必自其躬哉奉常君行翰林諸君咸賦詩贈之其從子寺丞昱俾其外弟脩譔明仲粹而書於帛以予有一面雅也屬以序

送侍讀學士徐先生掌南京翰林院序

宋人有言宰相有任責之憂神仙無爵位龍既

為公為卿以濟時行道拭目以觀其政引領以需
其澤謂可朝夕冀也然彼方限於位拘於地有所
蘊而不得施雖施之而不得肆以負衆人平昔之
所望然後從而用之是以 恩命一降人無異言
知其真足以當是任而無疑如寓物於人取而得
之乃素有者在已者不自知其為榮而人亦不得
以榮之也噫若吾與壁得無近於斯耶予知衆人
平昔所以期望之者固不止此然由此而進進不
已可以大有為於斯世矣孟子曰達不離道故民
不失望焉君乎其尚任以斯道之重毋使衆人之

失望焉君之鄉人官于朝者徵予言以為君賀予不敢以衆人望君固亦不敢同衆人之所謂榮者以為君榮焉天順五年

贈應天張府丞序

成化庚子春三月應天府丞陞尹順天

上命擇人往補其處天官卿以二人者應 詔監察御史楊君工部郎中張君也楊君得之將之任道以憂制去天官卿復以張君偕刑部郎中東君名上於是張君有府丞之擢 命既下士大夫咸相與議曰一官之任良非偶然張君茲擢雖曰

天子之命亦天之意也蓋南京根本之地我

聖祖受天明命以奄有萬方實肇于茲歲乙未自

和陽渡江明年克金陵即改勝國集慶路為應天

府時距建國時猶一紀也當是時州郡皆未歸職

方而首得茲地百司庶府皆未有官署而首建此

府且以應天為名况其屬邑句曲之墟乃我

祖宗天潢所自出之原其所關係甚重而大 國

家故事凡印章必二品然後用銀雖以通政大理

之要劇猶限以品級惟茲府之章則超出品限而

與五軍六部同焉我

祖宗之深意蓋有在也豈不以茲府所准之地乃我皇明億萬年不拔之基之所在乎所以守其地統其民其長貳之設尤非專一職理一事寓署其地者比則夫所以尹之丞之者非其人不可以倖而居亦不可以倖而得也君出西昌故家代有顯宦自登進士第即主事工曹繼陞郎中皆為司空屬始終十餘年為正郎者滿三考一旦而授以是官人不曰倖也然始以名聞弗獲而終歸焉而人乃曰倖也何哉蓋以君抱負之大歷練之久四品京官分所固有君得是官非倖也然而京尹

之重且劇乃有如君者為之倖貳則其重且劇豈非倖哉君同鄉之先達有陳公宜者曾為是官後歷都憲以至於少司馬君之茲任其大發之機括顯用之張本歟由茲以往如人登階梯然舉步愈數置身愈高不至其極不止也君行矣泣止祖宗開基之地佐其長以撫綏其遺民其尚兢兢業業以毋忘

聖天子之命與天之意哉君之同寅某等於君之行徵予言以為君贈於是乎書

送林黃門使滿刺加國序

皇明之化與天同遠地所限者舟以通之凡在覆
載之中有血氣者無不臣屬非若前代但羈縻之
僅通貢賦而已其四夷之首長皆受封爵于朝
有所更代輒遣使請

天子特遣近臣持節往封之視內地藩翰焉於乎
皇化一何盛且遠哉且三代盛時其疆域西不盡
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地盡
即止漢始通西域開西南夷皆由陸以通隋唐以
來航海之使始至然皆自君長其國未有受
天子命者有之肇自今日然多因其故而封之惟

滿剌加之有國實我

文皇帝始為之開種啓土者也其地在中國西南
大海之外舊屬於暹羅斛國永樂初命鄭和巨艦自
福唐之長樂五虎門航大海西南行抵林邑又自
林邑正南行八晝夜抵其地由是而達西洋古里
大國分艚徧往支阿舟榜葛刺忽魯謨斯等處逮
其回也咸至於是聚齊焉歲己丑遣使封其首為
王建以為國自是凡易世必請封于天朝世以
為常乃成化辛丑其國王卒子當嗣位遣使臣備
方物來請封

上命禮科給事中林榮仲仁為正使如故事持節以行有日衆以為仲仁此行乘長風泛洪濤經萬餘里外真所謂汗漫之游天下之大觀者咸賦詩壯之謂予鄉先達不可以無言昔司馬子長上會稽探禹穴闢九疑歷吳楚之墟齊魯之都以觀其所謂名山大川者歸而大肆厥辭然所游不出九州之中而猶大有所得如此矧仲仁茲行越中國之外境所歷者皆天下之絕蹤詭觀者哉予聞瀟刺加之地諸番之會也凡海外諸夷歲各齎其所產於茲焉貿易種類恠詭物產珍異其尤異者

其境西南舟行約十餘日有幹鞞國者即所謂溜山也海水傾注其名為溜小勢漸下力不能勝一芥舟行誤入其中即沉下而無所底止神仙家所謂蓬萊弱水殆近是歟又去古里西南舟行歷三閱月有默伽國者即所謂天方也域中人物大異於常俗尚和美民物繁富而無貧苦者物產珍美色色有之固有欠缺且地無雨雪霜雹惟夜露濃露以滋物生浮屠氏所謂極樂世界似指是歟仲仁至彼諸番會集之地 誥封禮畢宣布聖天子德威徐觀其會通而詢察之重譯其言徧

訪其俗將必有瑰奇之見詭異之聞所以開廣其
心宵增益其志識者矣嗚呼天下事何所不有惟
不見耳歸而尚歷歷以告我

送南京盧太僕序

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馬之用大矣然自古牧
馬之地恒在西北未聞在江淮南者惟我

太祖高皇帝起淮右都江南實賴江淮之馬長驅
以定中原北取冀幽西舉關隴故於天下既定之
後首建太僕寺於滁陽蓋滁介江淮間乃龍興駐
驛之地土豐而水潤尤宜於牧凡寺之建於中外

者非一而茲寺之設實要而最先

列聖以來卿貳缺員必慎選其人以往不輕畀也
今天順一年夏六月禮科都給事中五羊盧公仲
和榮膺少卿之選蓋

上親擢也公以進士起家禮科給事中尋轉吏科
未幾出判蒲州

上復位之初首擢掌禮科事且忠實之忱開敏之
才簡于

上也非一日矣茲輟法從之良畀以蕃牧之政豈
無意哉公陛辭有日鄉人同朝者謂予不可無

言子惟

祖宗建寺牧馬之意以為公告或者疑馬謂西北地氣高寒馬性所宜自昔稱馬所出必曰汧渭隴冀歷代史策具焉考之易曰乾為馬其位西北非獨地氣蓋亦天道也吁是不然蓋觀十二支乎午位正南其肖為馬則天道之於南未必不宜馬也且皇業所基天心所眷地氣亦為之轉移雖以昆虫草木之微亦且光彩煥發豐美異常况馬之為畜稟天氣之正為地用之大者乎是不可以常論也老生拘儒不足語此公豪邁士也馬其職任

辨係故於其行也書以質焉是歲之孟秋初吉日
天順二年

贈許寺丞序

元許文忠公之玄孫曰顯孟敬甫者以名進士出知安平縣九年秩最陞太僕寺丞蓋異數也其鄉友秋官副郎劉宗瀚徵予賀言甚矣名賢之難為後也何也蓋問間之子一旦崛起以叨有祿位一言苟善一行苟美一事為苟合其宜人莫不交口稱之譽之傳播之不休若名賢之胤雖有德善才美表表暴著於一時衆乃漠然若罔聞知間有舉

以似人者則莫不曰為賢者後固當也又莫不曰
彼誠可矣較之厥先何如噫甚矣名賢之後難為
也士君子幸生名賢之後而為眾所責備如此雖
欲同於眾人得乎孟敬登甲戌進士第選試都臺
當道者知其文忠公之後也特注意焉或不足之
遂出尹近畿地孟敬慨然發憤思大其家聲以振
起先人之遺緒一言動一舉措咸惟先文忠是師
曰此吾家法也未幾政聲燁燁著京邑間部使者
以聞于朝遂荷旌異之典至是上計天官又以
最稱故有是命嗟乎名賢之後果難為乎哉無難

也何無難爾象其賢文忠公在勝國時亦以名進
士首擢同知遼州既而入為御史贊理中書總樞
臺參大政荐登樞要屢建大議隱然為國大臣凡
其謀猷建置皆足以師表百世後世人臣以道事
君者所宜則而象之者也又況為其後人也哉詩
不云乎無忝爾祖聿脩厥德請以是為吾孟敬賀
成化元年

贈楊寺丞序

國家用武臣也以其世而於文臣也惟其能自開
國以至乎今日武臣之貴膺世祿者布滿中外而

文臣之世得錄用者可屈指數也蓋必其先臣有大功德於國家而為其後者又學足以承其家才足以用於世然後從而授之以職非若武臣然苟有分寸之勞皆得以延其賞其子若孫之賢不肯弗問也西昌楊文貞公之條曰昱字晦之夙負奇志劬於問學而尤用心於六書之學 朝廷以公故召試字於 內廷三年書法日進遂用為中書舍人舍人之職凡 親王貴主暨文武內外臣僚有所封拜褒嘉賜贈其誥命若勅若券皆於中書為屬筆君盡心職業罔有廢事滿九載以年勞陞

太僕寺寺丞之職分司馬政於凡所莅之州若縣督其長吏以稽其生息之數時其牧養之才簡其壯盛者以充 內廐及戰騎之用君所至民不擾而事集噫若君者所謂學足以成家才足以用世者非邪夫以君如是之學之才雖無所因亦將有以自見於世而况重以文貞公之澤哉文貞公以碩德宏文輔

列聖於承平無事之日天下之人想望餘光歌誦感德亦如歐陽子之在當時公既騎龍歸于白雲之鄉凡世所謂士大夫者苟知誦公之文沾丐其

膏馥者咸有生晚不及見公之嘆一見君之端厚
謹敏煒燁然才美外見孰不願交托契如宋人之
於叔弼兄弟也哉君初擢官時鄉人仕諸朝者欲
贈以文君辭焉至是政聲茂著鄉人益不能已於
情介僚友羅明仲徵予言予惟文貞公海內文宗
而君之季父尚寶君方大肆屐辭予何用獻笑於
大方家哉故不敢他援請即文貞公之言還以為
君告公之言曰義利君子小人之判也君子行義
未嘗不以望其後人公望其後人秉義以為君子
意已切至如此君亢其宗祊承其世澤傳其家

蓋必有以知此矣而予猶贊以言者蓋以世之仕
者往往昧於義利之分君以名臣之世處儕輩之
中誠屬其清白之孫皎然而不滓屹然而不移非
惟可以振興其職業以無負朝廷任用之盛意
而於前人亦有光焉

贈呂郎中序

古之君子學成以待用惟所用之無所不可用為
夷楚則禮樂典用為臯陶則刑殺舉用為稷則農
事戎用為垂則功用如金之在鑄也惟大哈之
所鑄用以割邪為干將則可用以照邪為軒鑿則

可如三之在璞也惟王人之所琢用以盛邪為胡
運則可用以佩邪為珩璜則可足之謂不器是之
謂有用之才水豐呂君景熙以名進士選入翰林
為庶吉士未幾擢為工部主事九年秩滿陞南京
刑部郎中若君者所謂有用而不器者非邪古之
人終身任一官專一職各一能天下後世稱能其
官者歸焉如刑必曰臯陶工必曰垂之類是已古
之人豈拘於一才一藝而施無所能哉亦惟上之
所用何如耳君始讀書中秘以聰敏聞繼遣屬工
曹以勤幹聞今之司憲南畿其以明慎聞于時必

矣雖然刑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也而設官以掌
之所以期無刑也故凡百司衆職皆以有事蹟之
多為其功課之寡惟刑官功課則以少者為能無
者為上焉司刑而使其功課之少以至於無非明
且慎者不能也易曰君子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君
其勉之于與君有同朝之好茲其行也求贈言於
是乎書天順七年

贈王郎中往遼東序

遼左舊隸山東藩司凡邊備多寡之數出納之政
咸其部使者主之近用言者擇用廷臣委以邊

計

上命大司徒簡其屬俾專其任僉議以屬山西清
吏司主事王君表倫大司徒以名聞 詔陞為山
東司郎中奉璽書以往其同寅某等徵予文為賀
且以贈其行表倫故少保兼吏部尚書 謹身殿
大學士千之先生子也先生一代名臣表倫得於
家庭之訓有素以三百五篇詩擢第為名進士官
戶曹雅有勤慎之稱一旦拔出倫類而專任一方
邊備之政其將無忝哉 昔遼屬太史氏於先生
有舊方幸其有子有以慰其心於冥漠則於諸公

求贈言也烏能已於言乎惟茲遼左之地與諸邊
不同諸邊僅臨一方而其所備之寇亦惟其方之
夷徃徃地力不足以自給多假內力及鄰境輸運
以足之今之遼實兼古渤海之地三面臨夷種類
非一其東則高句驪北則韃靼西北則兀良哈東
北則女真奴兒干諸部且地有山海之利土肥饒
而宜穀粟地之所出者自足以給其地之用 朝
廷出內帑行市糴令召商賈行中益法用其地之
粟供其地之兵內郡無轉輸之勞而邊境有儲積
之富其良法善計度越前代矣奈何委之於疎外

之臣一切行因循苟且之政 朝議既已懲前失
而痛其弊矣今首以命君君真足以當委任之重
我其尚盡乃心力講求其弊源之所自逆閉其途
旁窒其穴而疎通其流立一定法以為久遠經常
之計使後之繼君者據茲以守沿茲以行永永而
無弊從之則利違之則害如此則為不負所舉矣
自茲以往階是以躋顯位立盛名成大功以光績
前人者安知此非其張本歟成化十三年

贈林廷玉負外序

予友林廷玉為東昌府推官之九年也超陞南宮

刑部員外郎將之任鄉人寓京者咸以贈言見屬
而大理評事陳夢祥尤致意焉予惟刑者民命所
係而刑官者所以司命者也

天子以天下民命委刑曹以一方民命委監司以
一郡民命委推官所以廣天地好生之德仁天下
以壽萬民也故於刑官尤慎擇其人非其不苟
授慮其不能體天心承 上意以夫闕吾民命也
始廷玉司一郡民命今則進而為大司寇之屬佐
長邦尉而天下之民命在所分司其位益加而高
其事益大而衆則其任益重而難矣能無懼乎雖

然遠者近之推多者寡之積豈有能於此而不能
於彼者哉况吾廷玉忠恕而明敏通經術知理道
其於國家三尺法固已講貫而練習之其效已著
於千里之間九年之久非若驟登仕途未試而用
者也吾知其真足以稱是任而無懼矣曷以徵其
然蓋嘗觀良醫師之已疾矣其始也以其術行於
一鄉一邑之間診脉審候因其証而藥之固已奏
十全之功矣一旦進於通都大邑之間不過推此
心行此術而已夫豈有於此則能而被則否之理
哉士師之用刑醫師之用藥皆民命所係者也而

廷玉之尊甫勅封節推公又以醫濟一鄉之人
命廷玉見聞於家庭者有素故於其行也托喻以

贈

天順五年

送戴員外序

雲間戴氏世多聞人予首識今陳州太守景昇於
太學既而又識其群仲考功大夫景元中書舍人
景暉誠世所謂金昆玉季者也予與中書君同
朝君以予於其伯氏厚也時或過焉目其容粹如
也耳其言確如其為人關於禮度與人交謙恭
有禮一時士夫多稱譽之今茲滿三考超拜南京

刑部員外郎夫舍鉛槧之習而一旦從事於柱後
惠文冠捐其所素習而畀之以其所弗嘗容心之
事或者為之病焉噫抑孰知禮與律一物也出乎
禮則入乎律吾之於律雖未必一一條疏而節抉
之也而於禮則固已粲然於吾目中井然於吾胸
中矣事之來也詞之造也矚目之頃而揆之於心
苟於禮有戾焉則律在是矣禮典有五刑之大者
亦有五曲禮三千而刑之屬亦三千也孰謂禮與
律二乎哉古先聖王制刑以弼教教即禮之寓違
禮則入於刑刑又所以弼是禮以成其教者也然

則禮與刑果非二物也彰彰然明矣戴氏自漢
來以禮學名家今景暉氏起家儒學發身賢科所
謂禮者固已講明之有素而况向所居之官又以
造辭命申訓飭為事一旦以之而折獄斷刑本之
古人之禮而參之以 時王之制合刑罰之中啟
天人之和以弼文明之化吾知其優為之矣天豈
能病之哉君特之任其同官某微子言贈行書此
畀之俾書十身
成化

贈楊員外序

皇明稽古建官凡京朝官滿九載書最者陞秩二

級惟行人則加至於三馬豈非其獨以賢勞乎哉
予友文江楊君顯嘉以名進士為大行人九年壬
茲循資陞庫部員外郎夫以八品而加至於五品
由郎而進於大夫人皆以為君嘉也予竊以謂君
之所可喜者不在於是蓋古之人所以卓然自立
於世能建大功成大名者往往皆以其平日游歷
之廣涉閱之多見聞之衆體察之悉故能識天
下之物理博訪天下之風俗周知天下之人情遍
曉天下之阨塞一旦委之以要職付之以重任事
機疊來衆務叢委運用之際其胸中整如也注想

之頃其目中瞭如也指顧之間其掌中森如也是
以動中機會行合事宜故能建非常之功成莫大
之名以流聲實於天下後世焉不徒然也而世之
拘儒老生不出戶庭考求陳編以資博洽然言之
則有餘用之則不足其與躬履真見者則大有
矣予與君為同年鄉貢進士喜君當強仕之年奉
王命使四方足迹幾遍天下而今又得造屬大司
馬掌邦禁詰戎兵備器械脩武事當夫發言盈庭
之際謀議孔多一彼一此出入靡定君於此時即
其平日履歷所見所聞者徐為一言未必無裨

廟筭之一二而君之名位未必不由此而益進矣
此予之所以為君喜也行人司正邵君率其僚友
徵予言為君賀因述予所以喜者授之俾書于帛
天順五年

賀曹主客序

予友擢陽曹君邦盛以名進士任大行人滿九載
擢禮部主客司員外郎說者謂君前所職者使於
四方者也前之任則主四方之使者也以大主之
彼此往來之間大小賓主之際反而觀之勢位不
同而理同君讀書明理公知所以自處而克稱於

其職也已予聞或人之言嘆曰斯人之言其善極
反觀者歟群然天地間皆人也人之生也理同則
心同心同則情亦無不同同其情則其所以喜怒哀
好惡千萬人如一人焉所居之地所履之位所任
之事所接之物萬有不同然人之情順則好拂則
惡好則喜惡則怒初無彼此往來大小賓主之異
也人能遇事物之來而知所以反觀焉知人之心
不異乎已而人之所以待乎我者如是則順如是
則逆如是則合乎理如是則不以其道凡我所以
不喜而怒不好而惡者斷斷乎決不以移之於人

不待其勢以位而惟其理之揆若是者據天下之大柄處天下之大事馭萬民而撫四夷可也大學所謂絜矩之道孔子所謂終身行之者其在茲歟其在茲歟適司正林君萬容率其僚寮求予言為君陞官之贈予因舉尚所聞及所論者復之林君曰斯言也非獨可以為君今日贈雖其他日位大僚柄大任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遂畀善書者書于帛以贈

成化五年

瓊臺類稿卷之十八終

瓊臺類稿卷之十九

少得無太子太保戶部尚書 武英殿

大學士贈太傅謚文莊上濬仲深

序

贈送類 京官下

賀秦屯田序

大行人秦君崇化之陞工部屯田員外郎也其同寅林君雍華詣予求言以賀之予惟秦君以名進士擢拜行人九載于茲銜王命使四方足迹幾半天下其山川風俗民情物態固已遍

覽而周知矣今日歛其博而歸之於約專涖一
司理一事其舉無墜緒慮無遺策也必矣尚奚用
人言為哉必不得已而為之言要當舉其職之攸
司者尔今日屯田之屬冬官僅名存耳其所以為
屯營之實若墾闢之廣狹收穫之贏縮皆隸之他
司而此之所以名曹擊銜者特以牛具一事焉耳
於乎屯田豈專為一牛具設哉今百司豈一屯田
我名存實廢又豈獨今日為然哉唐人有言衛尉
不供幕秘書不校勘其來也亦已遠矣然則今日
曹君之涖是曹任是官也將循其名乎抑將惟其

實之是務乎如惟實之是務則今日司存之實蓋
工作之事也必提其身以毋即惰淫輔其長以毋
從匪彝戒其下以毋作淫巧帥其屬以毋懈厥事
夫如是則其職也稱矣則夫他日由約而復推之
於博登崇陟華以總統夫百司之衆未必不自此
基之也君尚其勉之庶以副諸寅友求言相贈之
意成化四年

贈左時翊主事序

古之君子其器也大其成才也周其立志也定
故雖未得也人豫以是望之而已亦以是自

負及其既也。已受之而不疑人稱之而無間
在人者無。辭在已者無媿色。此無他其所存者
有素故也。時翊幼以穎敏聞于時自
其隨侍。時自。游庠序間。領鄉薦。試禮部。卒
業太學。履。自公卿太夫及上庶人聞者
見者。游從者。有一面之雅者。無不重其器。美其才。
大其志。如出一人。一口不背。面異言也。歲丁丑。果
登進士高第。次年。首擢勳部主事。命下。凡平日曾
延譽者。無不欣欣然。自幸其言之中。而以知人自
負。且以誇於人。嗟乎。此吾時翊所固有者也。曾河

人以為之輕重哉。夫學至於聖賢。仕至於宰輔。
皆學者分內事也。故得其位。非幸也。不得其位。非
不能也。顧其器之所受。才之所用。志之所守。何如
耳。使其器與才與志。而不得其位。不害其為有。
無其器與才與志。而徒得其位。不害其為無。夫以
公輔之貴。台鼎之重。或得或喪。不足以為吾之輕
重也。如此。况一天官屬乎哉。以是為知時翊。非真
知時翊者也。時翊之器。足以有所容。其才。足以有
所為。其志。足以有所不為。已於游學時。見之。豈待
今日哉。豈止於是哉。於戲。是蓋未可量也。是蓋未

易量也 天順二年

送蕭主事考滿序

惠陽蕭廷翠舉進士擢南京祠部主事三年考滿
來京師主於地官主事葉養正所凡吾東廣人
同年舉進士列官下朝者聞其來亟走訪焉公
暇輒過從握手聚語相憫藉自暮達旦娓娓不休
非薄於職務不得已不去也不旬決廷翠以詔
旨許復職即將南去衆相顧動色惘惘若有所失
且謂予曰吾之同鄉人又同年以文字為職者非
予耶吾儕與廷翠情好深篤今其行所以致吾情

以慰其別者不責之予而誰耶毋庸吝一言予竊
以為世之仕者其處也以上著其進也以類升以
上著也故有同鄉之契焉以類升也故有同年之
好焉游宦所至或內或外會聚之際輒講斯誼有
于此情好信也雖然豈特今世為然哉魏許允
為吏部郎多用其鄉人君子不以私罪焉李絳謂
偶同科第何情之有君子不以公歸焉然則斯誼
之講也其來亦遠矣矧予輩之於廷翠同出嶺
南同登科第於斯之誼蓋兼而有之則其所
以相與者其情好之深篤又豈泛泛者比哉抑予

聞之古之君子相與之際不佞篤其情好而已也
其相體也以心其相厲也以志其相規也以善其
相期也以道不尚然也廷舉行敢為諸君誦之願
相率以共勉焉於
言大順三年

贈刑部李主事序

國家監勝國之弊以經術取士而用之布列于
庶位凡刑罰錢穀之事一委之士類以故今世之
官非士不用士非明經不得進所謂吏者惟掌案
牘而已他有所不得與也石磻李君子純以尚書
宗氏傳登進士第擢為南京刑部主事方舍鉛

昔即從事乎刑名律令之間衆頗難之予曰非
難也君專門五十八篇書典謨訓誥之所載堯舜
禹湯文武周公之言及於刑者不一而足予不暇
遍舉姑舉其要者言焉欽恤明允者有虞用刑之
心也敬明審克者周人用刑之心也夫體古人之
心而用之以聽今人之辭而求其情麗當代之法
而定其罪夫豈難哉或曰君子之言是欲李君引
經斷獄如漢儒所為也予曰不然古今殊時事幾
無一定之勢今案牘之所具者豈能一一皆如古
簡策之所載者乎言誠存虞周之心而不泥漢儒

之迹則雖以之掌刑以為天下之平亦優為之矣
况一刑官之屬乎君行有日其同年進士新安兩
汪君求予贈言故就君之所專門者而摘夫心之
一言以為君告君其念之哉毋迂視予言以為老
生之常談

賀胡以道拜御史序

今世之官雖六卿之尊亦有所牽制而不能盡如
其志得以行其志者其御史乎宋人有言 朝廷
天下之事宰相可行之臺諫可言之今世無宰相
無專官惟臺官之職任猶古也然又不但有可

言之位若其將使旨按四方操縱取舍惟意所欲
則可行之地亦視他官為有餘矣於乎士生明時
一登甲科即得臺憲之職豈非榮且幸歟胡以道
氏以尚書蔡氏傳舉甲申進士第又明年拜河南
道監察御史以道生長邊陲累試不偶得以遍交
海內知名士熟知人情世故一旦以經術發身首
拜是官夫以有志之 待可以行其志之官予知
其必能舉其職矣雖然是職亦未可以易舉也在
內則侃侃以言在外則烈烈以行然後無愧焉耳
古不云乎言及乘輿天子改容言及廟堂宰相待

罪其侃侃者歟綉衣一出山岳動搖輜車一臨郡
縣奔走其烈烈者歟必如是是謂能舉其職舉風
憲之職明天下之公道使君子之志伸而小人之
氣沮吾於以道乎可望

贈董侍御考滿序

予友四明董君廷瑞為南臺御史之六年也以秩
滿上京師大官卿以陛見詔許復職行有日
矣凡在交游謂予於君同年進士且相好也不可
無言以贈之予以君之始授職及其初考未嘗有
為一言以激厲其初政勉圖其後功者今則再貴

考矣造詣益深練達滋久其名既成其績茂著乃
欲喋喋然以強聒之無乃晚乎僉曰不然古之名
臣建事功效忠力往往在久任之後如唐陽城為
諫議大夫既七年始一開口論陸敬輿沮裴延齡
蓋有待而然也雖曰有待然未必非朋友激發之
功使當時無韓退之安知其不終默默乎然則言
之有益於人也不誣矣一言之母多讓又曰有初
而鮮終官成而心急人之常情也董君前此六年
固已著能聲播美稱矣假令而今而後稍萌毫髮
苟且心則行百里者半九十山九仞者虧一篑雖

其為人明敏恪勤決不至此然君子惜賢人而憂正士愛助之心自有不能自己者欲不言得乎嗟乎之二言者皆躋也予尚何言哉雖言之亦不能有加矣然而諸君命言之意則不可虛辱也顧惟蠢愚言不足為人輕重請誦古入之言以塞其責焉子朱子有言一日居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愛而不肯為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為者亦私也敢以斯言復諸君俾其書于帛以為君贈雖然此豈一董君責哉君歸南臺遇凡與我同道者請皆以

是語之

贈提學侍御嚴君序

予友侍御嚴君宗源奉入國書督學政于南畿茲以秩滿入覲 闕庭既竣事特復任友人劉君仗和輩謂予曰宗源曩與吾儕讀書 中秘情誼深篤非他偶同科第者臨別而無贈言可乎子年稍長又以文字為職業欲不言不得也濬告之曰凡今仕者其道有二政與教而已惟職乎風紀則政之行也易惟職乎學校則教之施也專宗源以御史而督學政蓋兼而有之矣我兼而有之人亦兼

而責之我責之必一或未易稱責之以備信其難
矣矧今京畿之地實跨江之北南淮之東西地
大人衆非直一藩一方比其風俗媿惡之不一也
人情向背之不同也主材多寡不均也性資銳鈍
不齊也皆我一人爲是師是資其必豫尋其病之
所由來而逆閉其塗開示其端之所從入而勿亟
其進誘之道之翼之引之嚴而防之曲而備之使
之皆矯其偏而會於全格其邪而歸於正振其靡
而奮於爲如宰夫之調膳鹹酸甘苦隨其口而適
之要不失食飲之正耳如工人之製衣長短廣狹

稱其體而裁之要不失上下之制耳夫然則於
聖天子作人之盛意豈不少有贊益乎哉異時江
淮之間賢才輩出禮義大明風俗丕變較之天下
諸藩獨先且最焉使海內有識之士指而誦之曰
是大夫者其政其教皆可以爲天下後世教學者
常法繼是而任斯職者皆當取則焉豈不足以驗
吾宗源之學爲有本而其才爲有用哉雖然宗源
涖職于茲三年矣其所施爲已有端緒往往爲人
所稱道然亦小成耳未容大成也三年小成而大
成則待九年之後三代學校教人之法皆然宗源

行矣其尚益真而加勉之人之所以責于宗源者
蓋將有在雖然豈惟人哉而吾儕所以責備之者
尤有甚焉者也於是乎書以竊附古人朋友贈言
之義

賀易御史序

皇上嗣大歷服之後元天官以御史缺員聞乃
合太學生之需選者試之以時務策尋有試職之
擢非通夫經者不得預蓋慎擇也明年憲臺復集
御史之試職者考之以決事比時即有實授之
命非明夫法者不在列蓋異數也凌江易廣德

實預茲選鄉人寓京者咸榮之而徵予言以賀
予一介之士借徑科目釋褐之初即持邦憲言及
興為之改容事關廟堂為之待罪按臨則郡縣
之奔走振作則山岳為之動搖可謂榮也已矣
雖然有榮名者必有重責昔人謂御史以責人為
職者也責人非難責已為難且以知不言言不行
行而君子病小人幸為御史責是誠御史之責也
然此其責之一端耳非其本也傳云乎有諸已
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謂本者在已
而已矣使在已者誠有勝私之公燭理之明容物

之怒敢決之申。豈有不知知豈有不行行豈有不當也哉。馬。下同鄉且同道也故於鄉人之賀也不以頌。規焉。

賀李中書序

書者六藝之一古之時夫人能之無專官也專一官以書字為職其惟國朝乎今之中書舍人是已故居是官者非工於書者不得與焉或者以謂中書舍人自魏晉以來有之而盛於唐宋豈特今日然哉殊不知是官之設也舊屬中書其始也或以彙決政務或以宣布詔令最後以命詞為職每

翰林學士並稱為兩制昔人所謂文字之極任

朝廷之盛選者也豈為書字設哉國初罷前代

中書省凡其長若屬一切革之惟舍人猶蒙中書

之名名雖同而實則大異矣安陽李君原博為鴻

臚寺序班之九載超拜中書舍人蓋異數也

祖宗舊制凡京朝官三考稱職陞秩二級其越常

格而有不次之擢者必其職任要劇與其人才之

卓越非常者也原博一旦膺是峻擢夫豈無其

故哉蓋原博之在鴻臚特寄祿焉耳若乃所共之事則內閣之事也共事於內其亦異乎外之百職

事矣則其遷轉陞擢之際豈可以常調拘哉然
上之所以擢用之者既異於常則已之所以盡職
業以圖報稱者烏可苟同於衆乎哉况其周旋之
所禁林宥寮之地也所親事之人

天子股肱心膂之大臣也凡國家之大政令大
制作大典禮皆得在聽聞之末非但顯於書字
一藝而已也苟非靖恭勤慎者不可一朝夕處於
斯焉原博勉夫他日不次之擢又將有在矣吏部
副郎王君德清輩求予賀言予故考今古官制之
以異同者以為凡今日之居是官者告而未終

勸勉之意於吾原博云

贈南臺張都事序

國家置都臺率其屬以典章刑罰糾正百司事有
戾於典章行或違於刑罰則必究問其職任至重
也然其所以綜理其典章刑罰使在我者不至於
戾且違其責則又在幕僚焉則是其職任亦不輕
矣自非通古學而不以廢吏事而不陋者不可倖
而居也大罕張君以太學生解繡南京都察院
都事蓋慎選也予聞其蚤以辭術發身賢科其選
古學者歟歷事省部練習文讀其廢吏事者歟

吏兼通斯非之候言於是職允謂稱之雖然是職也亦未易稱也有振風化之人臣凜乎其上有持風裁之憲臣駢然自間苟一事之少拂律度一行之偶違軌則則皆指目之矣可不畏哉誠能敬慎以事上謙和以處衆持之以悠久之誠行之以不倦之勤則職任之有大於此者亦無難稱矣况一憲臺之幕僚也哉異時誠結于上而信孚于衆聲譽將燁燁然由此而延吾知其職位將不止此也尚勉之哉君將之任其鄉友給事中王君用誠徵文為贈書此以復之云

賀吳署正序

先王設官以自奉養也養其心志則有輔導

臣養其體膚則有養庖之職內外交養故理明而氣充氣充而膚革充盈津液流滋元氣深固而完厚夫然後理得所輔而有以立出治之幹深施化之源衍垂裕之脉於無窮焉其設官雖有宗庠緩急之殊要之缺一不可也故周官之設不獨有師氏保氏而又必有庖人外養之職焉歷代相承至於我朝咸建光祿寺寺有卿少卿其屬以供天子之膳羞寺有四署而珍羞所掌者尤為尚方

珍異之物非廉潔而勤慎者不可居是職倖居之亦徃徃不能以終任義興吳君世隆以太學上舍生推擇為珍羞署正凡年如一日自鄉佐以下至於僚窠咸敬重之既考最當遷職凡在官聯者相率求文以賀知予之於君有一日之雅特以見屬予惟君少游學校通經學古方其少壯時學成而試于有司固欲發身儒科以見用于時然而屢負屈稱不得已假途舍選初意亦欲推其所學濟時澤物以酬其素志及至解褐銓曹所得者乃邊人臧餉藏之任人皆謂枉君之才而用之也嗟

天下事孰有大於君身者乎人君一身內則心志外則體膚所以養心志者在義理養體膚者在飲食吾學成而用世既不事不得本經術侍幃幄以備九重之顧問幸而得以竭吾心思之力勩力之勞朝夕視珍膳以少資玉體之奉不得於上姑取其次 朝廷以有事為榮亦不可謂不遇也士生明時得居禁地效玉事一日且以為榮况乃遲遲至于九年之久乎是則可賀也雖然君方善最著間將膺顯擢用所學以償其平昔濟時澤物之志豈足可缺也予不敏又當泚筆以為君賀

送方署正詩序

合肥方文盛前福建方伯應瑞之孫武庫員外郎景祥之從子也武庫君從竹坡吳先生講春秋學為進士業一時同門之士皆天下俊彥文盛挾策從其季父後學日有進後武庫君以是經登進士第官于朝吳先生遷南京國子監祭酒文盛復從終業焉師友淵源遠有端緒然而文盛挾所學以應南畿之試者四應京闈之試者再而卒莫能遂其初志豈其數奇哉衆咸為文盛惜今以太學主簿為南京光祿寺掌醢署正官禁近居

畿去家僅三百里許可以迎養其親推恩之典計日可待文盛雖不第進士而所得之官與進士蓋無以異也衆又為文盛喜或者謂予曰曩文盛不第而歸先生固嘗為文以惜其不偶今文盛之任可能無一言以喜其有遇哉予曰君子之仕也所以行吾君臣之義也科目特假塗焉耳其得與不得於吾之義初無與焉政不當用是以為喜戚然而世之仕者不能不動心於斯者蓋以今制常泰官多出白進歷官三載考稱則得推恩所生外任則否故登朝籍者既得列職分曹

其所學以盡吾君之義又得以假君寵榮以
吾父母之恩以表其揚名顯親之志是則可喜
今文盛志於進雖終遂卒之所至亦無大相
遠焉者所謂失之東隅而收之桑隅者也豈不尤
可喜哉凡與文盛交游者皆為之喜而發於聲詩
總若干首予為之序

送王司務序

皇朝復周制罷丞相而散其權於六部上焉有卿
佐以總其大綱下焉有諸司以釐其衆目所以系
乎上而維乎下者則又有司務之設焉司務云

凡一部之事務無所不當理者也綜理文牘論辨
否要必上無所拂而事中律度下有所受而物
循軌則斯可以稱其職矣予友王璉廷器以鄉貢
士辭校官卒業太學久之由舍選拜命為南
刑部司務夫司務九品官也官卑而職要官卑
則有以持其志職要則得以盡其用持其志而不
盈則其德日進盡其用而不懈則其識日周德進
而識周則見知於上得譽於下麒不終於卑也已
矣矧今大司寇臨之於上重德厚望可師可法而
一時分曹列署者罔非清才良器天下之選者也

而吾廷器周旋其間日夕映其輝光霑其膏馥豈徒德之進識之周而已其名其位又將不止此也予廷器鄉人也又同年鄉貢進士故其別也序以為勉

賀丘治中序

太常寺丞雲間丘君允輝榮陞順天府治中命既下有議者曰君官容臺十餘年于茲矣容臺職典三禮天子有事于郊廟及秩于群神丞咸與焉其職任重矣今丞滿九載僅得佐京郡有如在遷然者君得無弗喜歟又曰君發身文儒蘊有用之

才而不施久矣其心恒欲以功業自見於時禮樂之司雖云清切然用之則有時也倅貳京尹任亦匪輕有土有民功業易以下及大用之階蓋駸駸下茲矣君胡為而弗喜或舉二者之言諗予竊以為謂君非喜者非也謂君非非喜者亦非也均之皆非知君者也蓋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事神治人初非二理未有得於此而不得於彼者也昔舜命伯夷為秩宗與三禮勉之曰直哉惟清是二德豈但可以事神而已哉直其躬清其心以為出治之本吾未見形直而影枉源清而流濁者也世

儒乃謂伯夷長於禮故終老一官而不易若然則
伯夷非孔子所謂不器者矣豈其然哉豈其然哉
古之君子蓄德而廣積學器於身而不器於用
惟所用之無所不可又況有民人者斯有社稷之
寄神與人惟一理而事之治之非二道也烏用置
忻戚於其間哉彼得意則忻忻然若將翔然不得
意則戚戚然若不可旦夕生者此淺之為丈夫者
然也豈所以論君哉中書舍人張升之聞予言而
建之或者退因書以為君榮陞之賀

贈鄉友林廷賓南臺御史序

人林君廷賓與予同邑而異學正統甲子偕赴
秋闈予叨預薦列後二科廷賓始得雋予再試春
官連不遇歲甲戌乃獲與廷賓同登進士第若
有待然也予以選入翰林為庶吉士廷賓觀政大
寺又明年有南臺御史之命於戲人之出虜
區若有其時而予二人者生同地學同道宜無不
同矣及其出處也則始而同同而異異而又同幸
而同矣而同之中又有異焉豈造物者有意於其
間哉雖然予予相與固未嘗拘拘於同亦未嘗
戚戚於異蓋不同者出處而未嘗不同者此心也

心雖無不同而亦不可以苟同也易曰上火下澤
睽君子以同而異由是以觀則君子當睽離之時
不可無濟睽之功可見矣濟睽之功無他焉不苟
同而已昔者顏回之於仲由別也行者則曰何以
贈我居者則曰何以處我然則廷賓將別予已去
也敢不竊取顏子相贈之意而為之一言乎且予
居 禁近所職者在文學而政事非所敢知也而
廷賓之職則在夫振風紀風紀之要則在乎識大
體大體既正則餘可畧也贈廷賓者止於是矣廷
賓之行其將何以處我乎謹洗心以竢

景泰七年

臺類稿卷之二十

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 武英殿

大學士贈太傅謚文莊丘濬仲深

序贈送類方面

送山東張布政序

山東以布政使缺員走驛馬以聞時

皇上御正朝顧謂天官卿若曰惟天惟

祖宗全界朕以天下海宇萬里實賴藩輔重臣承

流宣化以分朕治以紓朕憂匪得其人厥職或曠

而一方民物或失寧居矧茲山東鉅藩密邇京畿

屬郡惟六廣輪數千里在古為齊魯之疆生齒物
產之盛視昔有加是尤不可授非其人爾其擇于
廷臣孰能任茲承宣之寄者輒以名聞朕將授之
以方伯之任往撫朕師乃惟曰某其人
皇上曰俞公受命即行惟予於公素有同道之
契於其行也不容以默竊惟

上之所以委任而責望於公者至矣公其念哉夫
古之大臣後世所尊仰者莫如周公太公而二公
實百世人臣之楷範也惟今山東兼有齊魯之地
而二公之故封在焉周公之治魯親親而尚賢大

治齊尊尊而尚功臨二公之舊國
所以為治者兼施之師其心而不泥其迹酌其中
而無蹈其偏庶乎強教說安兩盡其道而得弛張
之善矣是即

皇上委任之意天官推舉之公而士大夫屬望之
私亦於是乎在矣公其念哉毋忽

送張方伯入覲序

江浦張公廷璽之為廣東布政使也歷右而左通
滿九載

皇上以嶺嶠之未靖也 詔復留公三年至是將

獻績如京師邦人士安其治入其化浹洽其膏澤而忘公之久於其任也齊咨涕洟戚戚焉相與言曰公之去我一何速哉始公以良二千石超拜方伯踰一紀于今適邊方多事之秋中間工師有事於肖夷者再寇攘荒札無歲無之疆域民物日削于前而用度供億曾無改於其舊至或有相倍蓰者公處事於難為給用於不足施化於不可馴制謀於無可柰何之地其心一日恒周流於十郡十邑之間雖窮山絕徼頽垣敗屋之下無處而不到也 今制官以三考為滿限稱則陟之公三其

而又加一馬功課不暇上會同不暇與咫尺之覲之覲過家上塚之使竟不能得一日少遂其心焉者回視一時聯官共事者率多柄用干時入典政本外營四方偕馳而驟騰後發而先至而公獨當一面之寄守一官之常遲遲至于十有三年之久而邦人士顧猶戚戚焉齊咨涕洟以為公去我速也抑何歟蓋邦人士惜去公之心即 朝廷久任公之意也 上皇皇於邊方亦猶下皇皇於室家也一急於謀國一急於謀家是固不暇為公謀也而公又不自為謀是以專於一方久於一官

噫抑孰知久且專所以積功厚而流澤深歟矧今
上方寤寐英賢念功求舊所以為天下國家謀者
皇皇焉恒若有所不及公茲入 覲必將有不
之遇登等之寵非常之任用而區區一方固圉以
謨謀之內矣邦人士奚用戚戚為哉予家瓊海去
會府二千里而近適免喪聞邦人士言而釋其意
且筆之簡時掌海南衛事都指揮王璠瓊郡守吳
琛聞而趨之請書于帛馳以贈公行云

張方伯入覲詩序

方伯張公廷璽在廣藩既滿秩復留三年閱寒

十有二年茲將如 京師予既述邦人士之言序
以贈其行矣而藩臬諸公又不遠千里遣伴浮海
屬予以諸公贈行詩序夫詩有序古矣昔召公循
行南國布文王之政舍甘棠下既去而人思其德
不忍伐其樹詩以歌詠之凡三章章三句序曰美
召伯也召伯之教行於南國今張公之來廣其地
里遼邈非止召南也其在任之久非止暫舍甘棠
下也其當嶺海多事之秋百責所萃非止布其政
而教行也人之思其德慕其化非止愛其樹而不
忍剪伐敗拜也一時大夫士以至于輿隸小民所

以嘆美詠歌之者又不止詩三章章三句而已也
世無來詩之官觀風之使則固不得來而序之幸
而藩臬諸公念寅好之久情誼之篤各賦詩以寓
其意而特諉以子夏之任予何敢當哉雖然諸公
之詩雖以叙情志別而公之操履氣節治化功績
咸因是見焉是固無俟乎予言雖欲有言亦不知
所以言矣獨念公在嶺海之間最久勞績最多有
功於廣人最大廣人所以思慕愛戴之者最深予
適免喪家居治下在儕類中最好頗稱者不能出
一喙播揚盛美以為民倡顧使諸公先焉今諸公

不見鄙又欲得不腆之文獻珠玉之首而公亦不
以予不肖求言以規益之恐以瀆告為嫌乎在易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二遠五恒多譽四近五恒多
懼向公居召伯之任九事得以直遂固已多譽矣
今公入 觀明廷

聖天子憫其久勞于外必將寵遇而大用之佐理
弘化以康四海茲其時矣 能無懼乎譽
於遠而懼於近古之大臣如周召者所以事其君
也皆然敢以是望公

送江西祁大參序

今天下大藩服十有三其民生之繁士類之盛以
江西為稱首民生多而地力不足以給之士類
衆而人不能皆有仕進之階叢聚乎下以伺上之
政令而責望指摘之吏于茲者蓋亦難矣而為其
大吏者尤難焉予友戶部郎中寶安祁君致和超
拜江西布政使司左叅政命既下凡同朝之士
莫不懽忻慶幸謂君以清敏之資佐文獻之邦位
與才相稱人與地相宜其優為之無難已君畧不
色喜對人言殊有難色或以告予予曰此吾致和
所以克稱是任而無難者乎夫人必有所畏然後

為無所忌憚者豈能有所為哉致和

如此其知所畏也夫大凡天下之事無不成於
而敗於忽非但其難者之可畏也而可畏莫如易
非但其大者之可畏也而可畏莫如細非但其顯
者之可畏也而可畏莫如昧致和發身儒科自幼
留心六經語孟之學平日講明乎此有素筮仕以
未固嘗本之以對大廷事大僚服官政將使旨
用之徃徃而效矣今又敷而大之佐其長以布其
政施之於十三郡六十九邑之間以覆冒其民若
士必欲事事當其可而不過其則人人止其所而

各適其願夫豈舍此而他求哉由茲一言行之
身推之天下異時進位大僚在

天子左右均萬國慮四方上畏天命下畏人言亦
舉諸此而已果何難而易哉其尚服行之無致
與致和同出嶺表嶺表仕者絕少求如致和者尤
不多見臨行鄉人需言為贈予特本其素所存者
以為言且以勉焉

贈東廣劉大參序

尚書兵部郎中四明劉君文裕拜命為廣東布
政使司左參政既行矣其同寅姚君良甫宋君

仁請予求文將寓乘傳者以贈之予與君交好幾
三十年矣知之有素蓋君甫弱冠即領鄉書入

國學所交游皆天下英雋歲甲戌登進士高第累

官至正郎階大夫掌武銓者踰十年賢聲燁燁四

川嘗從大軍征西紀功次還升俸一級蓋在郎署

最久一時稱履歷深而練達久者必歸君焉顧

昔同時登第者俱已超擢而後君者亦多先之獨

君尚遲遲於常調之間公卿大臣知君者咸有淹

滯之嘆今一旦有此顯擢出參大藩之政緋袍金

帶陸辭以行噫昔之遲滯者今乃得以奮發矣

乎夫人之用世如器之適時吾之器舟也爰置之
于江湖之上車也乃用之于陸道之間則宜矣而
而用之則拘而滯焉非器之不良也用之非其地
也今君參大藩乃在嶺海之區惟今天下大藩十
有二處居邊陲之地而有夷獠之患者在南則兩
廣也廣之東不幸與其西鄰歲有峒夷侵軼之患
今朝廷命中外文武大臣總鎮其地一切軍需
餽餉用度之費皆出於其東而西不及十一二焉
所以倚辦而措注者藩府實任其責非得夫素諳
軍旅之事而有變通之才者相與贊成之而後

功之成也難矣君自筮仕即選屬大司馬
凡軍旅之事調度之方邊防阨塞之處制勝禦
敵之策皆其平日職務所司竭心思耳目之力所
綜理者一旦出臨藩服適值有事兵戎之所則凡
向之佐其長以節制乎多方以意而遙度之以文
而豫處之者今皆一一目覩而躬履之豈不猶矇
矓之艦泛萬里之滄溟任重之車行九達之大路
也哉所謂有其器而適其用者君之謂矣異時藩
服之間有以知兵事起而總疆圉之寄於外典兵
戎之政於內者劉君必得一于此也夫敬書以代

諸公之贈言且以致予久要之意云

贈湖廣楊大參序

天官屬最要而劇曰考功職專百官功課而殿軍
佐其長以黜陟之任非其人不能一朝居也蒲中
楊君宗器自登進士第即官于是凡三轉其階殆
二十春秋矣今年夏五月大冢宰以其名聞擢
并湖廣藩司參政或曰君嚮所考者百官功課也
今君出參藩政而人將於君功課乎是考亦猶君
之考人也能無慮乎惟揚子有言大器其猶規矩
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君既知所以治人

以自治者庸何慮焉矧君以閎大博厚之

開明通練之才登朝以來服事元僚非止一人前
後聯曹而共事者毋慮數十人內之百司外之藩
服於凡百司之職掌天下之政務人才之賢否莫
不有以察知其詳究極其實而推原其所以然之
故間或有所掩覆遷就之者亦皆有以灼見其弊
而不為所欺孔子曰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繩
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君之所以治人即其所以
自治者也異時以之而應夫人之治我夫豈異哉
今一旦出而臨民落事舉向之稽文核實於簿書

之間者一一見之于躬閱實為之際吾見其優為之矣或者尚可容慮哉雖然君之此行姑試之焉爾昔之人有以片長寸善偶于當道者有一日之雅尚不憚遐遺况有器旬如吾楊君者久虜鈞陶之下相體悉而相知深寧能久回翔於外乎君行其同官陳君隸求予贈言謹書此以俟

送雲南傅參議序

天順三年夏四月翰林檢討嚴陵傅先生用內閣大臣薦超拜雲南布政司參議命下或以謂予朝廷引用文學老成之士儲之館閣養其才

用若先生者恒在

天子左右備顧問任纂脩是固其所顧乃使之出佐藩服於萬里外驅馳於川窮山阻之地臨治乎鳥言夷面之人豈其宜哉予竊惟此正朝廷所以引用儲養之深意也今夫朝著之間百辟卿士豈無先事候情簡髮數米問羊知馬者哉又豈無內深刺骨舞文巧詆令行禁止者哉顧皆不之用而大臣之所論薦

聖上之所寵擢乃屬之文學老成之士豈不以斯人也簡直而不苛鎮靜而不浮柔乎其形也而其

氣固樸乎其貌也而其心察施之當時見於行事
雖若無赫赫顯功表表偉績然而天下之人陰受
其賜也多矣矧雲南僻在遐荒民夷雜居種類不
一所以治之者尤在成全安輯之苟用新進英銳
之人一切繩之以法劫之以威刑雖或取快于一
時見效于旦夕及其久也知數窮而威嚴褻而其
害有不可勝救者矣此古之識治體者所以寧舍
彼而取此也歟先生乘傳將之官其鄉人仕于京
者求予文以送之予故述 朝廷所以選用之意
為先生告然則先生亦思所以副其用者哉

送陝西徐參議序

科掌科事給事中姑孰楊君應奎以秩滿陞陝
西參議行有日其同官冉君尚燾輩謂予曰應奎
之行某輩竊效淵絡贈處之義將有所言以贈之
僕喙於子何如予曰不能尚彝曰子非應奎之同
年友乎奚庸辭予不得已請一言以贈之曰憂范
希文有言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
憂其君夫憂其遠而不憂於近非近無可憂者也
常人之情慎近而忽遠君子之心則憂遠慎於近
耳非有所徧也向也君以名進士擢官 侍從中

入禁闥多歷年所固已朝夕接近清光凡
上之起居言動與夫禮度之脩政令之施皆身親
而目擊之其臧否異同得以隨事獻忠固若無可
憂者矣然而遐方小邑流離困弊之苦窮邊絕徯
更戍輓輸之勞豈無一夫或失其所者乎又况生
其所者不止一夫也寧能不動念乎是則可憂者
也此則君之已然者今則異於是矣予願君於向
所憂者今則思所以解其憂毋徒懷憂之之心而
無解之之術而又移向之所憂者以憂其所不憂
則庶幾乎希文之用心矣希文著功業在廊廡

應之簡今君臨其經行之處以撫其遺民可不
所以師法之乎先憂後樂希文之用心也立志
希文自期待希文者之用心也君以經術為學以
科發身有志古人者也故予亦以古賢人之用
心者期待之諸君以為何如尚彛司然遂書以為
贈行序

送四川沈參議序

聖天子嗣登寶位之初一新庶政而尤急於民事
言事之已成以謂民之月我在守令守令之臧否
由藩服詔下公卿議請去其治狀無聞者而擇在

廷之臣往補其處 詔曰可於是工部員外郎東
吳沈君應禎得西川布政司右叅議專督糧儲蓋
公選也君鈔進上遣屬秋官繼而有冬官之命政
成名立積有年所矣公卿以君應 詔誠真知人
哉君誠無負所舉哉使是舉咸若君而人無異議
矣天下政務其有不舉民生其有不遂也哉然君
所當者險阨之地所治者罷困之民所專者糧餉
之事人有非其他比也蓋地險阨則輓運艱民罷
困則財力屈則夫當征歛調度之任者豈不難其
哉且財者民之心食者民之天心不可傷天不

可缺必欲兩濟之俾無傷其心不缺其天誠非得
其人不可也所謂得人者必其智足以慮遠才足
以應務不出戶庭而凡山川之險易道里之紆直
邊防之遠近一歲之豐歉財賦之有無積聚之多
寡用度之贏細長吏之能否民情之利病咸展轉
於吾心宵之問日凡幾焉斯足以稱斯任矣公卿
以君名應 詔詔以川蜀界君而顛顛焉一付以
糧餉之任豈無意哉君其勉之夫能為衆人之所
不能為斯足以見其有為我所能人亦能之是亦
衆人而已矣烏足尚哉君其勉諸君行有日其鄉

人刑部正郎孫君革屬文贈行勉書此以復之

贈孫參議序

朝廷均內外之任凡藩臬外臣有缺員輒簡在廷
之臣出以補之所以然者得非以其久近 清光
知

上意嚮所在一旦出以當一面之寄必能奉宣
德意俾數千里外一如在 輦轂下故邪天順改
元春三月兵科給事中華陽孫君孟寅九年秩滿
擢山西布政司左參議輟侍從之良當方面之重
舍清華之選處繁劇之任出內廷而佐外藩較以

外崇而內卑論其地則外輕而內重要之均
天子之臣皆足以行吾所學也夫學行而道隨之
內焉以事其君外焉以治其民其道一而已夫豈
有崇卑輕重之異哉固不容有所決擇於其間也
彼其厭承明廬而求外補雅意本朝而不樂他出
者雖曰各行所志然謂之非欲自遂其私不可也
人臣之義委質事人惟其所用用以出入 禁闥
拾遺補過則常有以成君之德用以分省作牧承
流宣化則常有以遂民之生然君德之成其澤必
至于遂民之生民生之安其效必至於尊君而親

上要其極夫豈二道哉古之聖臣有伊尹者耻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獲若撻于市而近世名臣范希文亦言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之二君子者可謂百世之師矣而其所以以道事君者亦惟以君臣並言豈若淺之為也夫者拘拘區別內外輕重也哉君學本經術而發身以儒科其致君澤民之道講明有素況其侍上日久深知意嚮所在今得大藩以佐之必能奉宣德意以安一方之民而當宁無西顧之憂乎矣予辱與君為同年進士於君之行方思有以告

之適君所厚者錦衣戶侯李君進之求文贈行因舉古人事君之義以為君告君其念哉

贈廣西江按察使詩序

天順六年春正月 朝命以監察御史四明江君元勛為廣西按察使蓋異數也 命下凡與之同朝及相往還者咸為之喜蓋以公道信於天下卓異之才即有不次之推不至與庸庸者同淹於常調故喜之也其在君者自喜又有甚焉者蓋君之母大夫人今春秋八十大五月二十又九日其初度也君以職事縻于朝恒懷知年之懼欲一展觀

其道無絲毫幸。恩命廉察一方其之任也便道可以過家而又適夫人初度之辰豈天假其便耶其喜蓋為親也昔廬江毛義為親故得一安陽令其捧檄也尚為之喜動顏色矧君自登第未十年即官三品超出同列總一方廉察之任朱衣金帶照耀閭里俾垂白之親躬見其子之成立卓卓不凡如此其喜為何如耶若君者可謂無忝所生者矣雖然無忝所生必無辱所命無辱所命斯無負所學孔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今朝廷拔君於衆人之中而付之以數千里

而進退不... 各... 所命不然... 所... 所以為... 君... 子故過所以... 以致朋友愛助之情云

送劉仗和提學浙江序

子友劉仗和以翰林在書士拜監察御史將九年于茲矣非獨... 風裁者稱且有文學名適江浙提

學憲臣缺當道者謂...可遂以名聞
上可之即推浙江...
蓋精進之行...
有文以...
學...
欲父子...
以名進士...
恒如在...
固所履...
聖無...

...雖風紀之職而所專理者則學校之政也學
校之政所明者君臣父子夫婦朋友長幼之倫所
求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
道所習者易書詩春秋三禮之經所以敦化原厚
風俗作成人材以為 朝廷異時之用其責任蓋
不輕也兩浙十一郡之士子若冠若童無慮數千
百人其賢否淑慝皆於我一人焉是賴是係目眇
眇然以環視乎我口嗷嗷然以擬議乎我蓄疑義
者待我以决陷迷塗者待我以援懷私見者待我
以正黥闇者待我以明汙濁者待我以潔悞選者

待我以立震撼擊撞者待我以鎮定挑闖跌宕者待我以約束盤錯紛結者待我以解舒辛甘燥濕者待我以調劑必事事處之當其處人人止之得其所物物知其所自來然後庶乎其可耳苟或一事之弗知一理之弗究一言之偶類一行之少頗彼且群然笑先生于列矣又其甚者乃至疵議謗譏之蜩與可不念哉自非在我者講貫之有素操履之有常一旦卒然以應其無窮之求偃然以當其全備之責抑亦難矣此講學之功所以不可無也書不云乎惟敦學半而禮亦云教學相長得焉

新於溫故之餘寓問學於教誨之際古之聖賢以進脩德業師表天下用此道也予於伏和情誼深至非苟相說者故於其行勸以古聖賢教學之道言若迂而實切豈苟然而已哉或者頷而去左春坊右庶子徐溥時用通政叅議何琮文璧監察御史馮定士定都給事中金紳縉卿給事中黃黻器之甯珣伯珣聞予言而躩之請書于帛以為伏和之官之贈遂書之于及六人者皆伏和同年進士偕讀翰林者也

贈福建憲副何廷秀序

予友盱江何君廷秀以秋官正郎擢副閩憲朝
之薦紳大夫士咸賦詩贈行虛首簡俾予言以叙
其相贈之意噫吁言廷秀承家學以經術發身賢
科造屬省部歷禮而刑自貳升長聲名籍籍朝野
間夫人能言之予何言矧廷秀勵行嗜學發於文
章典重有法比今之政務法比無不精練夫人能
知之予何言雖然予於廷秀同年登進士素有推
重者也欲不言得不言乎予聞古之君子其事君
也憂治世而危明主其交友也危君子而憂善人
何則自古及今君子少小人多善人少不善人多

善人君子在衆人中如斗在星也如明燎之虛
燈中也如比屋中之危棟突出也如衆器雜陳而
明鏡灑然於其間也蓋其自處高其為質大而又
致用光明高大而光明如此人舉目斯見之矣有
善美焉固未必彰一有疵夫人皆指摘之傳播之
不少容矣豈非深可憂危者乎是以古之君子有
志於扶持善類者恒切切然惻惻然過於憂以危
非固以是相黨比也其心誠有在於斯世焉傳曰
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使凡今之布列中外者皆若
而人人存此憂危之心自憂自危而又相與為

憂危則善類以植 國脉以壽天地間之元氣恒以完矣尚何憂危之有哉廷秀德周而才敏讀書而又讀律一旦出刑曹以持一方之風紀固其所也而予猶必以是為言也蓋推古君子相與扶持之心憂其無可憂之憂危其無可危之危是則予向所謂何言之言不得評者也

送憲副徐君赴廣東詩序

尚書刑部郎中徐君德容用大臣保任拜廣東按察副使奉 璽書專督海道同朝縉紳咸賦詩贈別通政叅議陳若時用侍御魏君孔淵授簡於予

曰請為序之予觀諸君之詩所以道情寫景者雖無所不有而非徐君職業之攸繫也予越產也知其地里為詳請以此序群玉之首可乎二公曰可竊惟廣東之地為郡者十而八境于海自東徂西相距三四千里國初於此設衛若所大小七十餘虜以為海道防者甚至歲久而弊滋戍守之具一切廢弛 朝廷知將領之不足恃也乃增置憲臣以提督之於凡海濱之地皆然而尤注意於是拜焉蓋以境外即西南諸夷諸夷珍異所出得其物盈握立可以致富故人之冒險取利者視死如假

寐雖伏歐刀者相踵終不悔也甚至招致外寇為邊鄙患故是拜海道之寄非其人有過人之才廉聲素著者不輕畀也然往時所備者海慮寇自外來也今也廣右峒徭乘我不備越境以為腹心之害則寇又自内生焉於是始撤外之藩籬以為內之捍蔽向所謂廢弛者復蕩然無餘矣不幸於此廢壞之餘而當夫一面之寄其為任不亦難哉雖然無難也大丈夫負過人之資而立功銘斯世惟恐不遇人所難為之事而無以顯其無所不用之才苟紆紆徐徐處平時履坦塗乘易為之機席可

為之資雖有所為則亦無以異於庸衆人也惟事之無可為而人皆不能以有為也而我獨優為之然後表表偉偉著見於天地間焉耳君行矣予所望於君者不止寧海道而已也異時出自羊城遵海而西歷城邑之丘墟觀村落之草莽試為我問諸海濱曰致此者誰歟

送陳夢祥僉憲江西序

成化二年春王正月天下方岳各率其屬來覲朝廷大明黜陟十三藩臬之臣凡以罪暨老疾不勝任罷免者五十餘人復命三品以上大臣保

任內外臣僚往補其處於是大理寺副陳君夢祥
得江西按察僉事行有日鄉人在京者謂予不可
無言以贈嗟乎予尚有言乎哉吾嶺南人士之仕
于朝者落落若晨星然而吾夢祥則晨空之景
星也一旦舍予外任予尚有言乎哉雖然夢祥之
列于內廷也紫宮旁一晶熒者耳炳然於大理
陰德之間群然在二百八十三官之列雖其芒寒
色正仰而望之者知其為非常儼然借日以為明
拱極以旁布雖有光芒不能以獨照而遠耀也孰
若為福星于一路哉所至之處必使儒生屬吏爭

先快覩田夫野老瞻望咨嗟下至童孺婦女莫不
指示相語以為瑞世之祥幽者嚮以明病者見以
愈死結之氣待以舒壅滯之情得以達散而為祥
風霈而為甘雨使凡攬槍枉矢之屬莫不潛銷遠
遁以避吾之光芒焉夫如是豈止可福一方也哉
由是以福天下可矣雖然夢祥一福星也鄉先達
先生提學于斯亦一福星也參議葉君養正與
少祥偕行又一福星也二三君子同鄉而合道其
尚交相勉而互相成使嶺以北十有三郡之士民
望餘光而想風來者欣欣然相告曰凡福我於箕

軫之域者多自牽牛女湏之分來也豈不焯乎其
有光哉

贈浙江謝僉事序

刑部員外郎祁門謝德澤用大臣薦擢浙江按察
司僉事將之官其鄉人仕諸朝者知予與君相
與也屬予贈言惟祁門春秋聞天下君始以是經
起家進士既而遷屬刑曹今又擢僉按察司事
國朝按察司以提刑列署蓋以憲事非一端而其
尤重者刑也君往者既以是經佐其長以明天下
之刑矣今而往僉一方臬事獨能外是乎哉先

有言春秋夫子之刑書也又曰春秋聖人律令也
吾夫子假二百四十二年行事以寓賞罰之權其
於懲惡也尤深切著明焉於鄭段之克則推見其
至隱也於齊俘之歸則結正其罪也於公子嘉之
獄則原情定罪也於弃疾之惡則誅其本意也至
於商臣之逆則又推本所由而著其首惡於士毅
箕父之及則又本忠愍而無偏黨之意於乎聖人
本公平正大之理以斷輕重曲直之事的然中天
理犁然當人心誠萬世斷獄者之權衡繩墨也或
者謂讀書不讀律則致君無術噫古今律理孰有

外於春秋一書者哉律而外乎春秋則司空城旦書也豈所謂律哉君專門是經既用以發身致位然不知為大司寇之屬七八年於茲所斷之獄奚翅十百曾有一二合於經者乎君亦常引經斷獄如漢人也乎意亦或有之然惟助其長而已不得以專制直遂也今僉憲于一方故事凡天下按察司皆有分道道各有印章歲各遣官巡行其部屬事無大小皆得以獨斷專達君自是得以行其所學矣今天下事萬有不齊必權焉然後知其輕重繩焉然後知其曲直使在吾者無權與繩則事

至善前其不至於枉其輕重曲直之實而倒行逆施之也者幾希春秋者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本諸此以斷天下之大事決天下之大疑迎刃而解矣一方之臬事矣足云乎君往念我毋迂視予言

贈四川提學石僉憲序

今制由進士入官在內即臺諫部屬一出乎外則為藩臬長貳及郡二千石然此皆可循資坐以致也惟憲臣督學者非敦實行通文學者則不輕畀焉蓋斯職也非徒長人且師之非徒治人且教之

叢師長治教之責於一身非平昔聲實兼茂者誠莫宜居之江浦石君宗海始以名進士選入翰林讀書中秘既而授戶部主事進員外雖所掌者簿書財賦之事而端敏之名文學之譽固已溢乎朝著班行之間今年秋天官卿以名聞擢四川按察司僉事奉 聖書專督學政蓋儒官之榮選也 命既下凡與官聯者微予文贈行予惟設官以提督學校古無是也宋中葉後建學立師始用是入銜尋復省減而以轉運使副泚其程試進黜之要稱為學基勝國始有專署提學舉儒學然所

重者在學官由租出入之數而於教之之道亦專也我 朝用黃忠宣公言每藩增置憲臣一員專督學事未幾廢而復置噫官以憲為名而職以教為事所謂儒官之榮選非邪要必德足以立教之本學足以明道之原知足以鑒別人品才足以托作士氣然後能勝其任耳矧西蜀之地自昔稱文獻之邦自文翁興學之後文章宦達之士彬彬出為天下先所以任教導作興之責以師以長以治以教者其人豈易得哉其職豈易稱哉君行矣哉其慎之勉之滿蜀士之望即所以慰諸君贈行之

心也於是乎序

送方伯周公入覲詩序

萬安周公秉訓繇廣西叅政陞廣東布政使未幾轉左通歷三載將入 覲同時潘臬諸公咸賦詩以華其行寓書于瓊屬予序予諾之而未果也至是北上抵廣城諸公復以爲言夫諸公之詩至矣予尚何言雖然諸公所知者公平生立志制行建事立政之實若夫窮鄉鄙屋之下小夫賤氓所以歌頌稱讚公者諸公固有所不得盡聞焉予浴下老生也雖官于 朝然以憂制 家居于今三年

而公之清德善政日隨泛海之舟而南善乎問閭父老之耳而溢出乎其口者無異議焉古之善規人之政者不于其顯而于其幽不于其近而于其遠不于其暫而于其久顯者人所注耳目之處人多於此致力焉及退而省其幽獨之松則哆然肆矣近則可以矯飾至于遠則變暫則可以眩惑至於久則定予聞公名久矣而所居相去特遠今茲始得良晤接公緒言求之於昭昭之頃固若有異於人人也及察其心之所存志之所嚮蓋庶乎古所謂不求人知而求天知者乎其政闕闕其民醇

醇者乎日計不足而月計有餘者乎

上方以清靜無為為治公之茲行將或由是以晉
陟廟堂之上載其清靜民以寧壹之歌天下之人
未必不載為公發也請以是序諸公之詩之首

送朱僉事序

古之君子其相與也以道其相厲也以義是以方
其處也則固交相規益而無朝夕之間及其一旦
出而各行所志也臨別之際則又莫不各有贈處
焉若昔子路之將別於顏淵也謂曰何以贈我淵
也既以有以贈之矣則復之曰何以處我繇斯道也

山西僉憲雲簡朱君姓微以績來

京師武選大夫盛君以其表弟也過予謂曰某與
廷徵鬻同硯席稍長偕補郡庠子弟員幸而聯
登進士第廷徵擢官憲臺某亦造為大司馬又得
同朝匪朝伊夕可相見也自廷徵有山西之
命睽遠者三年于今矣晤言未幾別離繼之在他
人有不能不戚戚焉者况兄弟之情乎竊效古人
贈言之義希子為之一言余惟朱君自為御史時
已有聞于時及持憲節于外益大著聲稱尚矣用
予言為哉矧二君契義之篤心志之同固已潛乎

默喻於不言之表雖曰有所言且不知所言矣余也何人乃能逆探其情而強聒之乎雖然盛君之意不可虛辱請誦所聞古聖人之言有關於朱君之職業者代之言俾君自擇焉昔者聖人之作易也於賁之象則曰無敢折獄於旅之象則曰不留獄噫聖人卹刑之意深矣始也未得其情則不敢折斷終也既得其罪則不敢留滯何前遲疑而後果決哉噫聖人卹刑之意深矣雖然其要在於明與慎而已矣明則無所蔽書所謂惟明是已慎則不敢忽禮所謂盡心是已世之君子受

命以司臬事者誠能體於斯焉則無忝於其職無愧於其心矣朱君其勉之哉抑斯言也聖人之言也余推盛君之意而代之言不敢以語庸衆人者語君而必引聖經之言以望之所以贈君者厚矣詩曰無言不讎君將何言以處吾盛君乎哉

送大參詹公復任序

景泰七年秋八月廣東參政番易詹公以六年考滿來京師

陸見

皇上命天官考其政績等居上

陛辭言還公之同鄉人寓京者屬某以文送其行
蓋出自公門下知公最詳故也嗟夫某之知公孰
與公之同里閑者哉自童而冠冠而學鄉人固知
公也若自筮仕以來歷官中外隨所在而有聲固
有知公者而知其詳且悉也者誠莫如某焉自公
知吾瓊州事也惠政洋洋十邑間時某鼓篋類官
於公之教條蓋親受之繼爲尚書工部郎中也能
聲籍兩京間時某卒業成均於公之治績又親見
之及拜今官而德化之施者益廣以遠十郡六十
邑之間頌聲迭聞適某以解校官省覲南還於

之所自宜者又歷歷而知之無不以舊
之詳豈不冝哉雖然某之知公基於公之知某也
以某爲公所知固已感公造就而成全之矣某
之知公將何如耶亦將何所裨益也耶顧惟某之
於公凡所履歷之地輒隨以在若有天數存乎其
間今幸官

禁近而公尚典遠藩相去數千里外不得旦夕相
接似乎與往事戾也外藩之臣能聲著聞入爲公
卿國家具其故事安知某終不得旦夕受公誨益
如往日耶茲因公鄉人之屬謹述所以知者復之

且以其意云

瓊臺類稿卷之二十終